

徐霞客在雲南

卢永康 编著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K825.8
1-12
2

徐霞客在云南

卢永康

13022/01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

B 532462



责任编辑：石 金
封面设计：徐 芸
封面题字：袁晓岑

徐霞客在云南 卢永廉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云南师大印刷厂印装

149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 字数：115,000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,000

ISBN7-222-00344-4/1·90 定价：1.40元

目 录

序.....	(1)
家世与经历.....	(1)
游昆明太华山.....	(6)
临安颜洞记.....	(12)
怒写普名胜.....	(16)
在广西府.....	(20)
从广西府至师宗州.....	(24)
坎坷的旅途.....	(27)
黄草坝作记.....	(32)
重游曲靖、交水.....	(35)
翠峰山记胜侣.....	(40)
游览嵩明州.....	(43)
和唐大来的友谊.....	(46)
环绕滇池遨游.....	(54)
安宁温泉、曹溪寺.....	(59)
从安宁至昆明途中.....	(65)
第三次逗留省城——昆明.....	(68)
名刹筇竹寺.....	(72)
从狮子山到鸡足山.....	(77)
鸡足山.....	(81)
丽江之行.....	(89)

畅游金华、石宝·····	(97)
浪夸揽胜·····	(103)
德源城吊慈善夫人·····	(108)
大理的神韵 风姿·····	(111)
澜沧铁锁桥·····	(121)
渡怒江登高黎贡山·····	(124)
腾越 探险·····	(129)
淹留 永昌·····	(134)
从保山返鸡足山·····	(141)
尾声·····	(145)
后记·····	(149)

家世与经历

明崇祯十一年（公元1638年）夏历五月，一位身高六尺、瑞眉绿睛、墨颧雪齿、五十一岁的学者，风尘仆仆地来到“万紫千红花不谢，夏凉冬暖四时春”的云南省城昆明。他就是我国杰出的地理学家、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。他身后是挑着奇树虬根、岩石标本、图经志籍、浣被行装的仆人阿顺。

徐霞客（公元1587——1641年），名弘祖，字振之，别号霞客。他的远祖徐铉，曾任北宋开封府尹，随宋高宗赵构扈辟南渡以后，其子孙散居于荆溪（今江苏宜兴县）、云间（今江苏松江县）、琴川（江苏常熟的别称）三地，徐霞客这支迁到江阴县梧塍里定居下来。元代，徐氏家族俱誓不仕元。到了明代，“始祖本中以布衣奉高皇命使蜀，辞官归里，朝士高之，赋诗送别，为国初盛事”（董其昌：《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儒人合葬墓志铭》）。后经景南、一庵、梓庭三代，传至徐霞客的高祖徐经。徐经与唐寅（即唐伯虎）同举除名。徐经生子云歧，名洽，官鸿胪卿。云歧生子柴石，名衍芳，赠光禄丞。都有家集垂世。柴石生子豫庵，名有勉，就是徐霞客的父亲。豫庵“十九罹父丧……是时家已中落”（同上书）。可见，徐霞客出身于江南望族的仕宦人家，到他出生时，家境已经没落，经济日渐拮据。

徐霞客自幼聪明，出口成诵，搦管成章，又特好奇书，尤喜涉猎古今史籍、舆地志、山海图经以及探险游记一类书籍。读到入神之处，不免眉飞色舞，神情栩栩。他成年之后回忆

说，自己很早就有登九岳涉九州的远大志向，至于“括帖藻芹”之类的科举应试，宦海仕途，根本不感兴趣。这一点，深受他父亲的影响。他父亲豫庵只乐于园亭水木，无意于宦途，有人劝他“以资为郎”，买个官位来做，他断然拒绝。而且性喜萧洒，讨厌冠盖征逐之交。据说，有三个做官的人很看重他，曾几次去拜访，他一听到仆从传呼声，就跑进竹林里，匿而不见，随后竟一叶扁舟遨游太湖，摘新茗，挹清泉，岸旁若无人。

十九岁那年，徐霞客的父亲因病去世。服丧期满，他就想游历于名山大川之间，以实现自己“朝碧海而暮苍梧”、“睹青天而攀白日”的宿愿。但又念及有老母在堂，心中总是踌躇不决。母亲王夫人勉励说：“志在四方，是男子的大事。至于《论语》讲的：‘游必有方’，不过是说要计算好路程的远近，时间的长短，按期往返，怎么能够为我而坐困家园，就象篱笆里的小鸡，套在车辕上的小马驹那个样子呢？”她还亲手为儿子制作远游冠以壮行色。霞客在母亲的鼓励下，就“蹇卫芒鞋，探幽凌险，以四大付之八囊，自此遂无停辙”（陈函辉：《徐霞客墓志铭》）。

但毕竟有老母在堂，霞客早年的出游，都是比较短期的，交通也都比较方便，可以计程往返。

他从家乡附近的太湖泛舟开始，登眺东、西洞庭两山（万历丁未，即公元1607年），除去北游齐、鲁、燕、冀，上泰山，拜孔林和遨游北京（万历己酉，即公元1609年）以及西登河南的嵩山和陕西的华山（天启三年，即公元1623年）这两次路途遥远之外，其余的象浙江的天台山、雁宕山、落伽山（万历癸丑，即公元1613年）以及安徽的黄山和江西的庐山（万历戊午，公元1618年）等处，都离家不太远。最远的不过是福建

的五夷山（万历丙辰，公元1616年）和九鲤湖（万历庚申，公元1620年）。

在这期间，徐霞客每次旅游归来，总要携带琪花瑶草碧藕雪桃为母亲祝寿。并把各方风土之异，灵怪窟宅之渺，崖壑梯磴之所见所闻详细地向母亲讲述一番。凡讲到令人舌挢汗骇的地方，母亲反而显得很高兴，引为极大的乐趣。

后来，母亲年事渐高，霞客愿谨受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的遗训。母亲却不以为然，并对他说：“我虽然年迈，但饭量很好。不信，我还可以和你去游历一番，我肯定会走在你的前面。”这时，她已经八十岁了，果真叫霞客陪她一同游了附近的荆溪、勾曲，而且一路都走在儿子的前面。这是天启四年（公元1624年）的事了。

就在第二年，母亲竟然与世长辞，霞客很悲痛。

自母亲去世以后，霞客几乎年年出游。崇祯元年（公元1628年）、三年、六年，向南三次畅游福建，更远至广东的罗浮山（崇祯元年）。崇祯二年（公元1629年），向北到过北京附近的盘山、山西北部的五台山和恒山（崇祯六年，公元1633年）。这期间，他还重游了天台山和雁宕山。

霞客旅行，不计路程，不计年月，旅泊岩栖，游行无碍。他曾向人说，他的旅游和一般人不同：“持数尺铁作磴道，无险不披；能霜露下宿，能忍数日饥，能逢食即吃，能与山魃野魅夜话，能袂被单夹耐寒暑。尤异者，天与双趺，不假舆骑；或丛箐悬崖，计程将百里，夜就破壁枯树下，即然脂拾穗记之。”（陈函辉：《徐霞客墓志铭》）在那时的交通条件下，这等旅游壮举，实非一般旅行的人所能企及的。

以上还都是崇祯八年以前，也就是他四十八岁以前的事了。

尽管他游履远涉四方，全国各地，经纬分明，历历如指

掌，但由于对星官和地理的规测，多系承袭附会，对长江、黄河的流程，山脉、河流两者的分界，自记载以来，多囿于中原这个角落，因此，他想到昆仑海外之游，穷西北的沙漠地区而返。

于是，从崇祯九年（公元1636年）起，霞客按着预定的计划作宏伟的万里远游。九月十九日，他同家人和乡亲执手告别，大笑出门。僧人静闻结伴，仆人阿顾挑担相随，放舟离开江阴。

静闻是南京迎福寺禅师，曾诵经二十多年，并用针刺血写成《法华经》，愿供之于云南鸡足山。他以能和霞客作万里远游而感到自豪，并引为平生最大的幸事。

十月，徐霞客、静闻、阿顾一行三人入江西。第二年，即崇祯十年（公元1637年）正月到湖南。二月十一日深夜，不幸在湘江遇盗。

当时，群盗明火执杖喊杀入舟，见人就刀戟乱戳。霞客想到一定会为群盗擒拿受辱，就掀篷跳入江中。想不到脚被竹纤绊住，竟同篷倒翻而下，首先及江底，耳鼻灌水一口，急蹿而起，幸好水浅仅齐腰际，于是逆流行于江中，最后被邻舟所救。阿顾被杀伤四处，但幸免于死。静闻虽然身上被杀伤两处，但仍冒着大火枪救经籍、书信及霞客所珍藏的名人手书等物。

湘江遇盗，行囊被洗劫一空，苦于一时借贷无门。面对漫长的旅程和别人归乡的劝说，霞客的回答是：“即使这样，也不能改变我去远游的志向。我随身都带着一把铁锹，究竟哪个地方不能埋我的骨头呢！”后来，他从相识的家乡人那里借得白银二十两又继续登上旅途。

崇祯十年（公元1637年）十二月十日，霞客游完广西的

新宁、太平、下雷、隆安等地回到南宁府，才知静闻因病于九月二十四日逝世。霞客万分悲恸，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《哭静闻禅师》悼诗六首。其中第四首云：

同向西南浪泊间，忍看仙侣堕飞鸾？

不毛尚与名山隔，裹革难随故国旋。

黄菊泪分千里道，白茅魂断五花烟。

别君已许携君骨，夜夜空山泣杜鹃。

霞客在埋葬静闻的地方，亲手用竹筷拣了静闻的骨骸，为完成静闻没有完成的涉足鸡足山的志愿，又携带着他的骨骸继续重登旅途。

此后，徐霞客北走宾州（今宾阳县）、忻城、庆远府（今宜山县）、河池州、南丹州，由广西进入贵州。又继续由贵州经滇南胜境关进入云南，抵交水（今沾益）。然后沿南盘江南下至曲靖，再由曲靖至陆凉（今陆良县），旋经嵩明州南杨林抵达云南省城昆明。

游昆明太华山

云南省城昆明著名的山水很多，可以说是美不胜收。对于旅行家、旅游家和文学家来说，往往以首登西山独揽滇海之胜为平生幸事。

西山，又称太华山或碧鸡山，因其山形酷似美人仰卧滇池，云鬟雾髻，风姿绰约，故当地人又把它叫做“睡美人”或“睡佛山”。

对西山秀丽景色的描绘，最早见于唐代樊绰的《蛮书》。《蛮书》称其“山势特秀，池水清澹。”在元代，西山也是云南著名的风景区。《元混一方輿胜览》中庆路记载：“山在城南，峰峦秀拔，为诸山长，俯瞰滇池，一碧万顷。”明代对西山的描述更为生动。正德《云南志》云南府山川载：“东瞰滇泽，苍崖万丈，绿水千寻，月映澄波，云横绝顶，云南一佳景也。”

徐霞客对遐迩闻名的西山景物仰慕已久，早就心驰神往，经长途跋涉，一旦来到这“四季如春”的省城，当然就以先睹为快了。

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夏天早晨，徐霞客出省城小西门（即威远门），向西南行二里下船。

两岸平坦坦的田畴夹着流水。十里田尽，高大的芦苇长满湖泽，船行于深绿色的草海之中。芦苇间，航道狭长，遥望西山，向东延伸出去，刀削的崖壁，高高耸立，好象要把蓝天排开似的，那里就是始建于元朝的罗汉寺了。

船又向西行十五里，抵达高峽，舍舟登陆，由高峽南上一里多，是杨太史祠。

杨太史祠，是明代为纪念杨慎所建立的祠堂。杨慎（公元1488—1559年），字用修，号升庵，四川新都人，明正德年间，殿试第一名，授翰林院修撰，人称“杨状元”、“杨太史”。世宗时，因“议大礼”案被廷杖，谪戍云南永昌府（今保山）。杨慎在云南三十五年，足迹遍及云南，墨迹著作甚多，如《云南山川志》、《滇程记》、《滇载记》等，保存了不少有关云南的诗文及历史资料。但住得较久的地方要数昆明高峽，他的住处名叫“碧峽精舍”。明万历（公元1573—1620年）间，云南右布政刘之龙建太史祠，内有杨慎画像。

霞客在太史祠吃了饭。又南过一村，从西南上山。共三里，在山腰上到华亭寺。

华亭这个名称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理国时代，相传鄯阐（即昆明）侯高智升曾于公元1063年在这里修建别墅，高家的后人给此山取名华亭山。元代著名僧人玄峰来这里修建大圆觉寺。从明代起，就称此寺为华亭寺。

华亭寺东向，后倚高峰，其前临草海。由寺南侧门出，循寺南往西上，往南越过分岔的山冈，从东南登岭，再往南越岭，向西折入山腰的凹入部分。路必须走完山腰凹入的部分，才能向东转出。山腰有悬挂的瀑布，分两派从石洞中飞坠而下，幽深陡峭，峻险狭窄。转过峡，又向东绕过山口，俯瞰一寺在下面的沟壑里，那就是明代碧潭和尚修建的太平寺了。又往南一里，抵太华寺。

太华寺，又名佛岩寺，相传为元代云南佛教禅宗第一大师玄鉴和尚所建。明代成了黔宁王沐家的家庙，修建了缥缈楼、思召堂和一碧万顷楼，成为当时昆明最大的寺庙。

太华寺和华亭寺一样，皆东向。“殿前夹墀皆山茶，南一株尤巨异。”霞客对云南的山茶尤为推崇，在《徐霞客游记》里数次提及。他在《滇中花木记》随笔中曾这样记写道：“滇中花木皆奇，而山茶、山鹃为最。山茶花大逾碗，攒合成球，有分心、卷边、软枝者为第一。省城推重者，城外太华寺。城中张石夫所居朵红楼楼前，一株挺立三丈余，一株盘垂几及半亩。垂者丛枝密干，下覆及地，所谓柔枝也；又为分心大红，遂为滇城冠。”太华寺的山茶即分心大红，是省城山茶之冠。尽管徐霞客游太华寺时，山茶早已凋谢，仅剩丛枝密干，但“云南山茶甲天下”的意念，灿若云霞的遐想却萦回于脑海，仿佛自己也置身于万朵山茶之中。

霞客由前廊南穿庑进入“一碧万顷”阁，向东俯瞰滇海。然而，在这里所望到的滇海，仅限于滇池北面的草海部分，如果要看到浩浩荡荡的广阔水面，就非到罗汉寺的南面不可了。

于是，霞客出南侧门，顺坞西进，越岭登崖。再横截岭往东南下，又南转，遇石峰嶙峋南拥。从石峰北面，向东顺着土坑下去，西行于石丛中。又登崖的顶端，盘崖向南，见南崖上下，如蜂房燕窝，相连不绝，象要掉下来似的，那就是罗汉寺（今三清阁建筑群）的南北庵了。

排开石缝稍下，抵北庵，已出文殊岩（又名罗汉岩）上，才开始有大道。由此南下，是罗汉寺正殿；由此南上，是朝天桥。桥架断崖间，上下都镶嵌崖中。

度桥向南，即是镇守山门的王灵宫殿，殿门北向临桥。“由殿东侧门下，攀崖蹊峻，愈上愈奇，而楼（供纯阳）、而殿（供元帝）、而阁（供玉皇）、而宫（名抱一），皆东向临海，嵌悬崖间。”每上数十丈，就有斗大的平崖，都是在空隙地方用木头立桩搭架而建成的，所以，这些殿宇都不大，但这些

建筑群衬饰着云霞和山石，互相掩映，至此才能放眼滇池南部——水海（或称昆阳海）的胜景。

南崖有亭向前伸出，北崖横倚纯阳楼，楼前有高柏一株，浮在空中，荡漾着绿波。霞客傍楼而坐，如倚在船的桅杆上，还不知道有崖石在下面支撑着。在抱一宫南的峭崖上，由木桩搭成栈道，穿过石穴；栈道悬挂在峭崖的树上，石穴穿透削崖的缝隙，都极为险峭。度过崖隙，有小楼粘连石崖的顶端，寝龕炊灶全都齐备。北庵的景致至此而终。

返下朝天桥，进入罗汉寺大殿。殿后崖高百仞。崖南转弯地方，有长宽各一丈的泉在崖脚汇集而不流动，是从朝天桥石缝里迸发出来而向下流淌形成的，名叫“勺冷泉”。从南越过勺冷泉，即向东南转弯，其上崖更高而绵延不断，中间只有腰带似的一条狭长的平地，下面全是下塌的斜坡和分崩的陡崖，一直插到滇池底下；平地间的梵宇寺观：奉祀司雷的雷神庙，供释迦、普贤、文殊的三佛殿，供阿弥陀佛的寿佛殿，祭祀关羽的关帝殿，供张远霄的张仙祠，供“万法祖师”的真武帝的真武宫，一个接一个地依次连缀着。真武宫的上面，崖越来越高得惊人，昔日，元代梁王把匝拉瓦尔密就在这个地方避暑，又名避暑台，是南庵的最终点，上面就是穴石小楼了。更南，则庵尽而崖不尽，隆起的石壁被云雾笼罩着，重崖拓开又合拢起来。南绝壁下，有猗兰阁遗址。

霞客返回罗汉寺大殿，向东出山门，大约转了八个弯，往下二里抵山麓，有村民数十家，都以撒网捕鱼为业。村南即龙王堂，前临水海。由其后南循南崖麓，村尽波连，崖势越发伸出来，上面则是已过的猗兰阁旧址。南面的崖壁越来越绵延陡峭，一去五里，黄石痕挂壁下，当地人给它取名为“挂榜山”。再南则悬崖回环，山嘴突起，巨石垒空，底部深嵌水中，折

叠而成裂罅，南面又再分接屏风似的崖壁，虽然雄伟陡峭不如前面的情况，但高耸特出而其状古怪，又别开异境。

再走三里，霞客下瞰海涯，有船出没于石缝中，在南涯侧，茅屋点点。他急切地从小路垂直而下，到“金线泉”。泉从西山穿过山腰流出，外分三门，大的仅有腹大口小的器皿盎那样大，中间很空旷，全是倾斜巨石，不能够进去。水由盎门出，分注于滇池。滇池中的小鱼逆流而上，进入洞中，名叫“金线鱼”。鱼不大仅四寸，脂肪含量不多也不少，首尾全是金色，一缕如线，是滇池著名的珍羞美味。

金线泉北半里，有大石洞，洞门东瞰大海，即在大路下面，石崖倾斜，没有人能够下去，必须绕过石崖南端，才能逶迤进去，这就是先前所望见的石中小船出没的地方了。洞门内，石质玲珑剔透，裂开的石缝，密布的石柱，俱都在明处。南入数丈则昏暗了，找了火把往南更深处走去，洞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开阔。共一里，才转弯而分东西向，东上三丈就终止了，西入则深远曲折没有穷尽。由于火把不足，才无奈走出洞来。

霞客上山重返抱一宫。向人打听，问山顶黑龙池道，须北向太华山中，才能南转。然而，黑龙池实际在山南金线泉绝顶，因此地崖高石峻，不经攀援是不可到达的。

霞客从高崖历石缝上，崖壁虽然峻峭，但由于石缝多棱角，悬空跳跃无不如意。壁纹很美，象琼葩瑶茎，千姿万变，都是从未见过的。霞客平常所熟悉的植物，惟有牡丹，枝叶离披，布满石隙，是此地绝难见到的，但太华山的牡丹，结子垂垂，外绿中红，又是他的家乡所见不到的。当地人因牡丹高远，不知采撷和鉴别，只是说山间的一种野芍药花，不能分辨究竟是何物。

霞客攀登一里多，登上山顶，则见花萼似的石片，一片片

的，象出水的青色莲花，平散满地。在峰顶踩着象锏一样的侧脊向南行，惟独西南一峰最高。在峰顶走了四里，凌驾其上，这是西山绝顶“美女峰”，为昆明周围群山的最高点。顶南石片如花萼，骈比丛集，南面低坠的地方又起一座高耸特出的山峰，但高度稍差一些，那是南面尽头的海口山。

绝顶东下二里，已临金线泉顶端，于是，霞客在高耸的石崖间观黑龙池而下太华山。

临安颜洞记

《滇游日记一》记写的正是入滇之始，奇遇胜游，多在其中，但由于乙酉（顺治二年，公元1645年）七月，清兵攻破江阴，该书遭兵燹，荡然无存，因此，我们已无法知道徐霞客在滇南漫游的详细情况。但从现存散见的《徐霞客游记》其他部分的记写和追叙，不难捕捉徐霞客在滇南的游踪，现略加缀补推行。

霞客游滇南，首先从省会昆明至晋宁，这段路程为一百里。由于行色匆匆，“暗中所行”，仅入晋宁北门借宿一晚，次日便南沿大坝河，经河涧铺，出关索岭，到达江川。这段路程又是七十里。

以后，“南过通海县”，曾“游县南之秀山”。

据《大明一统志》载：秀山与昆明金马山、碧鸡山、大理的苍山，共称云南四大名山，素有“秀甲南滇”的美称。相传汉代的句町王毋波在此辟山林，建古刹。《滇志》记载：宋开禧元年（公元1205年），大理段氏因秀山名置秀山郡。

霞客“上一里半，为灏穹宫”。“宫前巨山茶二株，曰红云殿。宫建自万历初，距今才六十年，山茶树遂冠南土”。

由通海再往南，越建通关，过曲江桥，经南庄“抵临安府（今建水县）”。

既而，从临安随流考察南盘江西源。徐霞客在《盘江考》里有这么一段精心描绘：